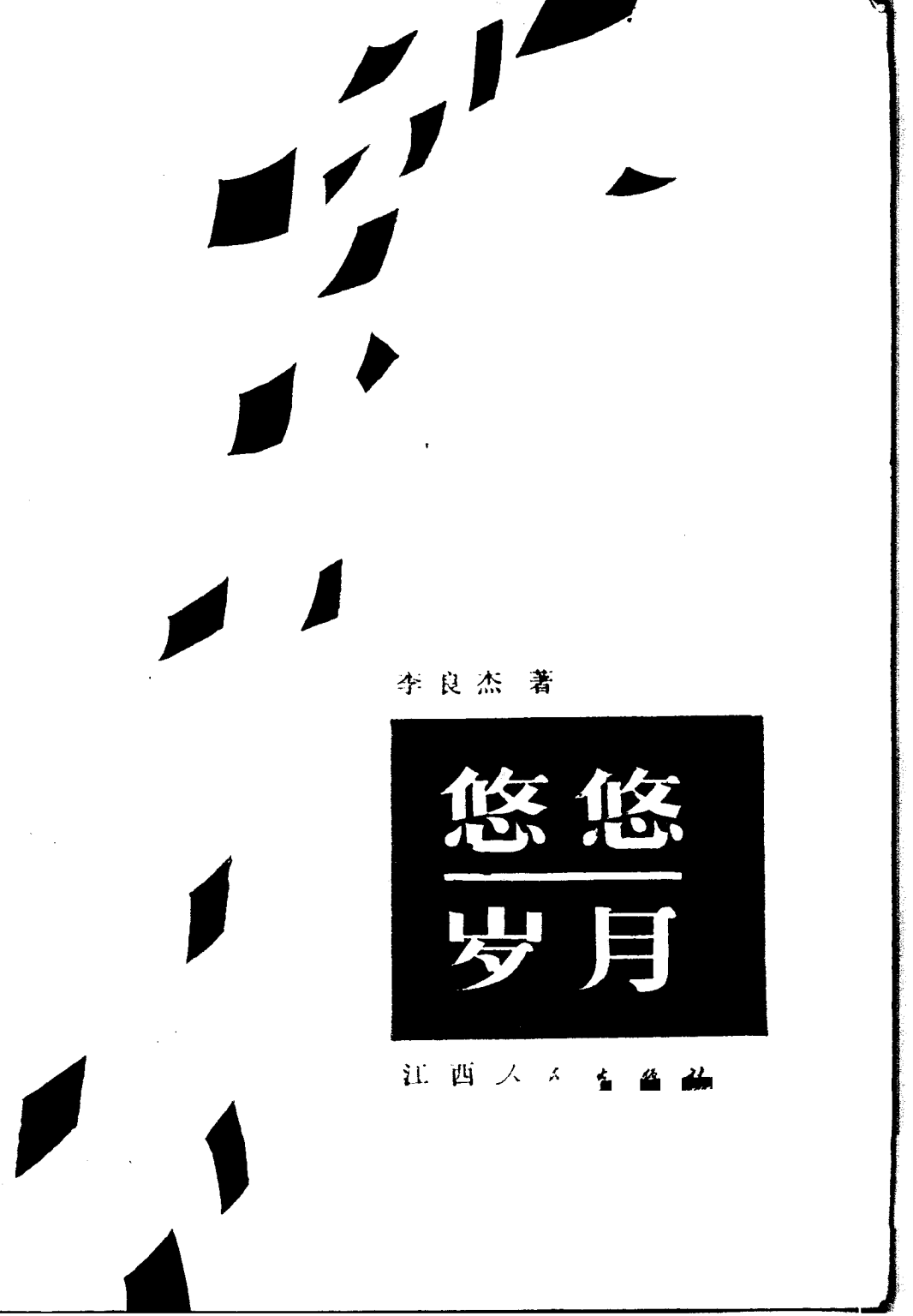


李良杰 著

悠悠岁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cover features a series of black, teardrop-shaped leaves falling from the top left towards the bottom right,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time.

李良杰 著

悠悠
——
岁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李良杰同志是读者熟悉的作家，《悠悠岁月》是继他的长篇小说《较量》、《人生》、《皇后宫的钟声》、《投向四〇一的魔影》和《天竺梦》之后又一部新作。小说以三门市江宁机器厂为背景，通过对“九一三事件”、“天安门事件”等惊心动魄斗争的描写，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过程。作品力求在情节的真实性、事件的复杂性和人物性格的多面性方面树立自己的风格。作者继续发挥他善于用故事情节来塑造人物的特点，成功地刻画了刘文彬、马阿荣、马晓红、关可倩等人物形象。

悠 悠 岁 月

李良杰 著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4.25 字数330千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10110·297 定价：1.45元

目 次

- 第一章 这件事成了检验人们灵魂的一面镜子…(1)
- 第二章 在人生的道路上……………(74)
- 第三章 分化……………(137)
- 第四章 人与人……………(195)
- 第五章 惊变……………(282)
- 第六章 在整顿的日子里……………(333)
- 第七章 党心 军心 民心……………(394)
- 后记……………(445)

第一章 这件事成了检验人们

灵魂的一面镜子

一 这对恋人面临着新的考验

在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都变得极其敏感，连平时思想最迟钝、最麻木、百事不关的人，神经都象通了电，感觉的触角，都探在外边。不过，那时的感觉触角大都用来探测政治气候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至于时令的变迁，诸如冬天是怎样过去的，春天的第一个信息是何时以何种方式伸到你的脚下或展现在你的眼前，人们压根儿就没有在意。就连河边柳树返青的枝条在晚风吹拂下，轻轻地摇着它淡绿色的生机，也没有勾起人们的动心和美好的感受。

绵绵的春雨，从早晨下到了傍晚，还在有滋有味地下着，老天爷一副哭丧的面孔，象是有流不完的悲伤的眼泪。

毛毛细雨已经将施少华的棉袄罩衫打湿了，头发上也已经集结着密密的水珠，有几串从他的脖颈流进了背脊，他都没有感觉。他没有到屋檐下面去避雨，一直在十字路口徘徊。不过，请不要误会，也不用担心，他绝非在命运的十字道路口徘徊，绝非在更变立场“何去何从”的那种十字路口徘徊。他是在两条马路交错的地方等人。等谁？是等刘书记吗？——天晓得！如今的刘书记，一年以前已经成了区里头号走资派了，客气一点的人叫他刘文彬，不客气的叫他“死硬派”，可他——施

少华总是改不过口来，有一次为了在大庭广众之下脱口而出叫了刘文彬一声刘书记，一场灾难象块大陨石，从无边无际的天上，直直照准他的脑袋飞来了。大字报围攻他好几天，他的好友、市革会一办的头头郁金林特地从市里赶回厂里，向他提出了严峻的警告，还要他向全厂职工写一份公开的检查。大凡青年人都懂得怎样维护自己的自尊心。你打击他的自尊心，他就会用生命来全力加以保护。检讨自然没有写，但从此他不再叫刘文彬刘书记了，因为他的区委书记职务早已被废黜、被罢了嘛。他改口叫他姑父。刘文彬是他未婚妻马晓红嫡亲的姑父，家里厂里，人前人后，只要见着刘文彬，他都理直气壮地叫一声：“姑父！”这是天经地义的，连那些开“帽子公司”的最“革命”的造反者，也拿他毫无办法。

他现在冒雨在这里等候的不是刘文彬，而是马晓红。他与马晓红在五年之前就互相以身相许，关系算是敲定了。但是，“文化大革命”中，准确一点说，自从他参加了赤卫队组织，成了臭不可闻的保皇派，便与全市红卫兵司令的未婚妻马晓红由于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引起了感情上的裂痕。他与马晓红已经许多日子不曾见面了。他想用时间的流逝，来修补感情上的裂痕，让他们忘记过去不愉快的口角和争论。然而，今天这个全区大会——噢啊，一想起这个犹如刑场一般的大会，他就会气得发指和浑身颤栗。

这个揭批大会，是在区的劳动剧场里召开的。江宁厂因是区里最大的一月厂，又出了一个全市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头头郁金林，名声越来越大。施少华在前排一坐下，从三个迹象感到今天会议不同寻常：第一，市工农造反总司令、三门市市革会主任王克柔亲自参加了今天的会议；第二，他的未婚妻马晓红是分管文教卫生系统的，也坐在主席台上，而且同其他几位造

反派头头一样，拒温情、笑容、亲切于千里之外，板着面孔，肃然端坐；第三，一办的头头郁金林也来了；而且这种全区范围的大会，为什么由江宁机器厂造反派头头、厂革会的二把手孙树泽出面主持会议呢？

孙树泽头戴一顶绿军帽，身穿一件草绿色军上装，神气活现地走上台。这家伙想在王克柔面前露一手，他在黄木桌后直条条地站了三分钟，眼光象探照灯似地在台下人群中溜。全场气氛紧张，肃寂无声。待紧张的气氛造成之后，他突然“啪！”地一拍桌子，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他用严厉的声音叫道：“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文彬带上来！”

施少华内心猛受震动，心想，刘文彬是全市第一个被罢了官的区委书记，大小批斗会开过上百次，身上的油水早已挤干了，半年前已作为“死老虎”放到江宁机器厂来劳动了，今天怎么又升级了，难道——他遐想未定，便见两个彪形大汉跑过来，钳住刘文彬的胳膊，架到了台上。

孙树泽又一拍桌子：“跪下！”

两个造反派战士按刘文彬下跪，刘文彬不肯跪。两个造反派配合默契，不约而同地抬起腿来，朝刘文彬腿弯猛踢一脚。刘文彬没有思想准备，一个踉跄，扑倒地上，面部正好碰在落地麦克风的座脚上，立时鼻孔嘴角鲜血直流。

施少华不忍看下去，连忙垂下了脑袋。

但是，这位当年野战军猛虎团的团长刘文彬，并没有被眼前的可怕的场面所吓倒，利索地站了起来，转过身子瞪视着全市风云一时的人物王克柔，浑身散发着一股逼人的正气，使得两个造反派不敢近他的身子。

主席台上出现了一个对峙的僵局！

王克柔一直双手交抱胸前，不动声色。这时，他拿起话筒，

往马晓红面前一放，仍然没有说话，但他的这种举动比语言更清晰地说明了问题。

肃寂的会场轰动了一下，因为大多数人都知道马晓红是刘文彬的亲侄女。

马晓红从江宁大学的红卫兵头头一跃而成为全市红卫兵的司令，正是由于她有着非凡的胆略、魄力和口才，才赢得了全市红卫兵的拥护和推崇。任何场合，她都能应付自如。她说话不用事先准备，擅长于即兴发言，张嘴就来，又有气氛，又有效果，又有分寸。此刻，她将王克柔的这一举动，看作是党对她立场、观念和感情的严重考验。她知道，这是她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关山，如果过不好这一关，她就会掉队、落伍。于是，她略一振作，将绣有“为人民服务”的黄挎包往旁边一推，挪过话筒，声色俱厉地说道：

“刘文彬，你这种态度是要不得的！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也是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和态度问题！你这种对立情绪，使造反派不能容忍，也是你的家属和你的子女们所不能容忍的……”

施少华听了这些话，顿时如一个静止的木雕人一样，只剩下一双眨动着眼皮的眼睛，才看得出他是一个活人，但眼睛也是凝视不动的，直盯着台上讲话的马晓红。一会儿，他又垂下了脑袋。他感到自己两颊象着了火似的烧得厉害。他的心情，已由对刘文彬的同情转为替马晓红羞耻了。

马晓红还在继续说着。施少华实在听不下去，也坐不住了，竟然冒天下之不韪，在主席台造反派头头们众目所视下，离开了会场。

施少华冒雨在十字道口继续徘徊着，突然听到一阵急骤而起的口号声，估计是散会了。果然没有多久，剧场大门口象黄

河决了个口子，人群潮水般地涌了出来。

马晓红夹在散会的人群里走来了，她同郁金林合伞，边走边说话，郁金林几乎将嘴巴贴在马晓红的耳朵上了。

施少华看了，心里越发不是滋味了。他是一九六四年离开大学，到江宁机器厂工作后才认识郁金林的，两人关系不错。文化革命开始以后，渐渐地，他才看出郁金林这个人，心术不正，在温柔、文静、谦逊的外表后面隐藏着心计和野心。不久前，他才知道，郁金林和马晓红在中学时是同班同学，又都是文体的积极分子，虽然谈不上青梅竹马，但来往甚密。郁金林高中毕业没有考大学，进了江宁厂，以后给马晓红写过不少求爱信，马晓红当时正在大学里读书，未予理睬。现在，马晓红是市革会委员，郁金林是市革会的常委，都是部委级干部，两人地位相当，政治观点一致，接触的机会自然多了起来。郁金林对马晓红是否仍然抱着爱慕之情，是否趁此机会又重新开始了追求，这些施少华并不清楚，也没有想到去留心。但是，他对马晓红与郁金林接近非常反感——他担心马晓红在政治上会上郁金林的当。

马晓红偶然抬头，看到了淋在雨里的施少华的时候，不觉一怔，显得有些不自在。连忙同郁金林告别，踏着碎步来到施少华跟前，两人合伞，并肩走上了江堤。

一时两人都没有说话。马晓红发觉施少华脸颊上有水珠滚动，忙将自己的手帕递给他。施少华发觉马晓红走得很慢，不时回过头朝后瞥一眼，知道她是想等姑父刘文彬一起回家。施少华心软了，不禁升起了一种抱怨与同情相混合的感情。

江堤上的路灯亮了，透过蒙蒙的细雨把清淡的光洒在他们身上，周围出奇的静。他们默默地走了一程以后，施少华悄悄看了马晓红一眼——方才在会场上他没有正眼看过她，这时才

发现，马晓红今天上身穿了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头发鼓鼓地塞在军帽里。——这军装和军帽是刘文彬的，他转业以后，一直把它们留着作为纪念。红卫兵运动初期，晓红向姑妈马彩芸透露了心中的想法：想穿一件军装，最好是旧的，打补丁的最好。姑妈便把它们找出来交给了晓红。今天，施少华第一次发现，她穿上军装是那样的美！溶溶的灯光下，洁净的淡黄色的军装把她那白皙的、端正的面孔衬得有如一尊大理石的雕像，纯洁、文静、严肃、深沉；她的眉、睫都又密又长又黑，明亮闪光的眸子象黑色的玛瑙汪在一泓晶莹的山泉之中。蓦然，一个念头闪过施少华的脑海：她多么值得爱呵，千万不能让小小的风波，伤害了自己同她的感情。他甚至想向她妥协了，说明过去自己错了。不该伤害了她的自尊心。然而，这又怎么可能哩！要是把爱情置于真理之上，那他就不配是个有血性的青年啦！

“你为什么中途退出会场？”马晓红打破沉默说，口气里明显带着指责的意味。

施少华沉下面孔，没有开腔。

“你也应该为我想想，”马晓红百般无奈似地说，“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场合！在这样的场合，我不这样说，你叫我怎样说呢？”

“你老是要求别人为我想想，你为什么就不为你姑父着想一下？”施少华终于开腔了，“我要是你的姑父，一定会气得血都喷出来了！”

“少华！”马晓红大声说，“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姑父，你就拚命保他！这样做，对革命是有害的，对你对他都没有好处。”

马晓红的话，严重地伤害了施少华的自尊心。扪心自问，他所以为刘文彬打抱不平，是为了追求和捍卫真理，是发自良

心上的呼声，丝毫不存在讨好的成分。过去郁金林曾经这样嘲讽过他，想不到连马晓红也这样看他！在感情方面，最叫人受不了的莫过于被自己心爱的人所曲解。

“我劝你不要让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肩膀上！”施少华冷冷地说，“郁金林这种人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的！”

“这与郁金林有啥关系，”马晓红尽量让自己声音放柔和，“你为什么总喜欢往他身上拉扯？”

“不是我偏要往他身上拉扯，而是你自己在不断的受着他的影响。”

“应当承认，”马晓红转换话题说。她不愿意与他纠缠在郁金林的身上，那是缠不清讲不明白的烦恼的事情。“过去十七年，姑父在贯彻修正主义路线方面是很卖力的，确实犯了走资派的错误，不冲击冲击，就不能分清路线是非。我也觉得在做法上有过火的地方，不过，这也是难免的呀，矫枉必须过正嘛，大方向还是正确的……”

“你在台上振振有词的发言，可知道台下人怎样看你？怎样议论你？我都为你脸红。”施少华说，“我今天算是尝到了如坐针毡的滋味了。”

马晓红象被火星子烫着了，柳叶眉挑动一下，嘴角搐动着，想还击，忽又忍住，默默地低着头走路。

五年前，施少华与马晓红同是江宁大学的学生，他比马晓红高二届，施少华是学生会主席，马晓红是副主席，两人在工作和学习中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友谊又发展成为爱情。一九六四年，施少华大学毕业，分配来江宁机器厂工作。马晓红的爸爸马阿荣是江宁机器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这样，施少华与马晓红的爱情关系的发展和巩固，便有了外部条件。一九六六年，马晓红大学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现在又

是市革会委员，教卫系统的负责人，也就没有统一分配。

雨渐渐地大了起来。乌云象快马似地奔腾。

马晓红的心情很沉重。她与少华相互爱着，可是政治观点分歧很大，话说不到一起去，一说就崩，这不能不使她的内心感到痛苦。

“姑父到底有什么问题，值得你们这样兴师动众，使他受到这种非人的待遇？”施少华问。

“我也说不清。”马晓红说。“据说是向上面告了克柔同志的黑状。”

“怪不得他那样起劲，亲自督战。”施少华鄙夷地说，“这种造反派头头我算看透了——”

“不可以这样说！”马晓红打断他。

“为什么说不得！”施少华反驳说，“共产党的干部还要自觉地受群众监督哩！造反派头头，就不需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吗？”

施少华用这种粗暴的口吻同她说话，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马晓红有点受不了，生气地说：“你的火气为什么越来越大，好不容易碰一次面，总是吵得不欢而散，与其这样——”她突然把话顿住，没有说下去。

施少华自然知道她未说出来的下文是什么意思，他也生气了，耸耸肩，把面孔转向一边。

两人谁也不再说话。

天黑得厉害。黑暗中，传来了“咳咳咳”的声音，马晓红转过脸，抬头一看，发现江堤上有位老人，撑着伞立在雨中，迎面风呛得她连连咳嗽，咳弯了腰。

“姑妈！”马晓红轻轻叫了一声，扯了一把施少华的衣裳，快步赶了过去。

晓红的姑妈马彩芸，年纪只不过四十五六岁，由于长期生肺病，弄得瘦骨棱棱的，看上去比她实际年龄大得多。她这两年病休在家，正遇上丈夫刘文彬逆运当头，怨情忧绪，使她的病日益加重。每当刘文彬被拉去游斗，或者被勒令参加批斗会，她在家里就怎么也坐不住了，不论刮风下雨，不论严寒酷暑，总是站在这唯一的通道——江堤上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姑妈，风雨这么大，你不该跑出来呀！”马晓红一面说着，一面从施少华的伞下奔到姑妈的伞下，帮她撑伞，用身子为姑妈挡着风雨。

“你姑父未带伞，衣裳要淋湿啦。”马彩芸说。

“你陪姑妈先回去，我去接姑父。”施少华说。

马晓红觉得不妥，犹豫之间，施少华已经匆匆地走远了。

二 他们多了一层关系

施少华从来路上往回走，直走到劳动剧场前面，才看到刘文彬从边门走了出来。他匆匆地奔过去，为刘文彬用伞挡住屋檐上刷刷地落下的雨水。

刘文彬认识这伞是马晓红的，关切地问了声：“晓红呢？”

“她回去做饭了，要我来接你。”施少华说。

刘文彬点点头。他四十七八岁年纪，身材魁梧，两眼炯炯有神。这位解放战争中担任过猛虎团团长的中年汉子，如今虽然被作为本区头号走资派而被打倒，但沉着、刚毅的精神仍不减当年。此地此刻，他的神态与举动，一点也看不出他刚才被残酷地批斗过，倒好象他刚才主持会议批斗别人，被批斗的人负隅顽抗，激起了他的满腔怒火似的。

这时，身边传来了许多人的说话声，是区里造反派的头头

们。当他们从施少华身边经过，发现施少华身边的刘文彬时，说话声戛然而止，不约而同地低下头，匆匆地走了过去。

春雨刷刷地下着。细密的雨丝在天地间织起一张灰蒙蒙的幔帐。地平线消失了。天很低，乌云就在头顶上匆忙奔跑。

“你又指责晓红了吧？”黑暗中，刘文彬突然问道，不等少华回答，又说，“她也没有办法呀，是王克柔逼她说话的嘛。”

施少华换一只手撑着伞。那沉恩的脸陡然间变得非常激动。他几乎是对刘文彬嚷着说：“不！你宽容她，群众不能宽容她，良心不能宽容她，历史是最无情的，她今后会为此而永远痛苦的！”

刘文彬抬起眼来，透过黑暗望着这张激动的脸，一种十分深厚的爱从心头升腾起来。他心里想，呵，他多么象他的妈妈呀！——于是两年前那个大雪纷飞的早晨的情景，又跳到他的眼前来了……

刘文彬被架下了检阅台，押上了游斗的征途。他由刚才的“体操运动员”，变成了旧时代的“封建官吏”，头上那顶乌纱帽，是用五号铅丝缠绕和用黑布裱制而成的；帽顶很高，两只耳朵特别长，在一群眼睛血红的造反派的押解下游斗，口号声有如霹雳一般。一路上，有人往他身上扔雪团，有人往他身上抽皮鞭，也有人向他投以同情的眼光，担心他会冻僵身子。

真是奇人！他是从床上被拉出门的，身上只穿了一套土布睡衣，在这大雪弥漫，零下五、六度的气温下游斗，非但没有冻僵身子，反而面孔红彤彤，热腾腾，汗水直流，飞雪落在他的脸上，立即被溶化，与汗水混合在一起了。有几个区委机关造反队员，在背后窃窃私议，说他在部队时是一员虎将，现在正斗得火气旺盛，内心不服批斗，但敢怒不敢言，因而憋出许多冷汗。这些议论是否正确，他们已来不及深究，一个

个已经冻得面孔发紫，嘴唇发乌，身子瑟瑟颤抖，蜷缩一团了。

刘文彬的身子也在颤抖。不过，他与造反派们的抖法不一样。他脑袋左右摇晃，两只脚打着趔趄，身体好象失去了平衡似的。

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气温继续在下降。造反派们实在冷得吃不消，前面正好有片饮食店，他们命令刘文彬站在雪地里不许动，一蜂窝似地向饮食店涌去。

刘文彬站在三岔路口，狂风卷起地下的积雪，劈头盖脑地向他扑过来，他一个踉跄，几乎摔倒。他感到脑袋象有千斤重，脖颈象是在往肚子里坠，他试图伸手将乌纱帽摘掉，可是两只臂膀被麻绳紧紧地反绑着！

恰在这时，一户人家的灰色的棉布门帘挑起，出来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从她那饱含同情的眼神里，说明她什么都看到了。她一把拉住刘文彬，温和地说：“快到屋里暖和暖和。”

刘文彬怕连累这位善良仁慈的老大娘，婉言拒绝了，只是恳求地说：“请把我头上的乌纱帽拿下来——它压死我啦！”

老大娘依了他，伸手去搬乌纱帽，没能搬动——“呀，好沉！”她咕哝着，用了点劲，才把乌纱帽搬下来。一看，她不禁叫了一声，原来乌纱帽里有一块几十厘米厚的钢板，足足有五、六公斤重啊！正是这玩艺压得他脑袋直往肚里坠，挣扎得汗流满面呢。

刘文彬这才恍然大悟，心里的火气直往上窜。

“趁他们未来，快到屋里暖和暖和。”老大娘一边说，一边将刘文彬拉进屋里。原来这里是个老虎灶，水正在[]非常暖和。刘文彬实在撑不住，不经邀请，便在[]

下来。

“快喝一杯温开水暖暖身子。”老大娘递过一杯水，忽然发现刘文彬的双手反绑着，便双手捧着杯子，送到刘文彬的唇边。

这本是一件极平常的生活小事，却在刘文彬心里掀起了一道难于平静的波澜。他记起了三十年前，在一次与日寇的激烈战斗中，他身负重伤，流血过多，昏迷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睡在潮湿的山洞里了，一位老大娘坐在他身边，正在一口一口地喂米汤给他吃。见他醒来，老大娘激动得热泪盈眶。以后，老大娘每天必来山洞两次，除了送来吃的和喝的，还带来伤药，给他治伤。有一天，老大娘没有来，刘文彬整整饿了一天。第二天，来了位年轻的妇女，是大娘的儿媳妇。刘文彬这才知道。原来昨天大娘上山送饭时，途中遇到了日寇的巡逻队，把大娘抓去拷打，逼她交待给谁送饭，大娘不肯说，活活被日寇折磨死了。现在当自己面临困境的时候，人民又不顾自身的安危，挺身而出，同情他，保护他。想想自己这十几年来，对人民的关心和体贴远远不如人民对他的保护和关切，心里不禁感到惭愧与内疚。

一年以后，刘文彬作为“死老虎”，被赶出区委机关，来到了江宁机器厂劳动。一天，他买了两瓶酒和几盒糕点，来到老虎灶，答谢这位善良的老大娘。由于他衣着整齐，精神焕发，大娘一时未能认出他来。刘文彬正要向大娘说明他就是那个被游斗的“走资派”，曾受她恩遇的时候，施少华挑起门帘走进屋来。

“呀，姑父！你怎么来了？”施少华惊喜地说。

刘文彬没有想到这里是他们未来的侄女婿的家呀！他随机应变地朝大娘笑笑，说：“来看看我们的亲家母嘛。”

至于他同这位亲家母之间的这段小小的瓜葛，至今对谁也没有提起过。从此，他对施少华更加喜爱了……

街道上，朦胧的雨雾中走过一队队的人影；哗哗的脚步声和令人心惊肉跳的口号声在风雨中激荡着。他们避开繁华的街道，拣小道抄近路往家走。

“他们凭什么给你戴上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施少华打破沉默问。

刘文彬耸耸肩，继续向前走。沉吟半晌，答非所问地说：“少华，你知不知道，市委书记丁盛昌是怎么死的？”

“说是跳楼自杀的呀。”

“哼！会有那么多的人自杀吗？——天晓得！”

施少华一怔，站住了。刘文彬继续往前走，身体淋在雨里，施少华紧走几步，将伞伸过刘文彬的头顶，压低声音问：“难道是被人所害？”

刘文彬没有回答。

施少华感到奇怪，心里想，他为什么突然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难道这个问题与他今天的揪斗有关系吗？他突然想起刚才马晓红说过“据说是向上面告了克柔同志的黑状”的话，心里好象明白了，又好象不甚清楚，却又不便追问。

他们没有再说话，默默地走到了家。

刘文彬住的地方是颇有江南风味的砖瓦平房。进了大门，是个不大不小的院子，右边三间是他妻兄马阿荣和马晓红的家舍，左边三间是他们家的。院子中央，有个圆桌面大小的水泥花坛，里面种了棵桂花树，围墙下面，种了许多月季，光秃秃的枝干上已经有许多小红点突起，焦黄的枝干也开始返青了。

他们在门口一出现，就被在厨房间做饭的马晓红注意到了。她立即放下炒菜的锅铲，身子轻盈地来到门口，接过少华